

● 施友编

中国当代「精英」的真面目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当代“精英”的真面目

施友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0.5.北京

中国当代“精英”的真面目

施友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开本 14.75印张 330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一次印刷

1—6,500册 定价：5.20元

ISBN7-80014-916-1/D·85

前　　言

·施　友·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有那么一些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中国当代“精英”们，作了充分的自我表演，一一暴露了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拉向资本主义道路的真面目。他们人数极少，但能量不小，为了掩盖自己的政治野心，一度曾打起“民主”“自由”“反腐败”的美丽招牌，又得到前任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同志的支持与庇护，着实风光过一阵子，有的也颇有一点知名度。因此，对一些善良的人们是有迷惑性的。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是不可能长久的。动乱一起，他们认为时机到了，纷纷登场亮相，顾不得再盖那块遮羞布了。这也好，他们的真面目也就显露无遗了。制止动乱、平息暴乱后，报纸、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用事实揭穿了他们的丑恶行径与反动谬论，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很值得一读。我们从中选出一部分，编成本书，题名为《中国当代“精英”的真面目》，意在给广大读者提供一些颇有看头的材料，翻读之后，得到启发与教益。

今天的国际局势，处在十分复杂尖锐的矛盾斗争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又一次面临着全面的严峻的挑战，这不能不在每个人的思想上引起巨大的震动。由于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外国有益有用的好东西，但不

可避免地也渗进了不少外国有害有毒的坏东西。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加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由此引起的党风不正和社会风气不正，都给人们的思想情绪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中国还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还要不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本来已经很清楚的问题，今天居然又在一部分人的心中产生了疑问。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严峻的任务；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来具体分析今天国内国际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引导人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抵制和战胜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切实清除我们内部的腐败现象，使全国人民统一思想、团结合作、同心同德地克服各方面的暂时困难，义无反顾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续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实现“四化”的目标。这个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又是非完成不可的。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布满荆棘，我们也必须披荆斩棘，稳步向前。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为了完成这项伟大的历史任务，一方面要结合当前实际正面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阐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理。另一方面，也要善于运用反面人物和反面教材，来擦亮人们的眼睛，使大家认识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只会使中国重新陷入黑暗。我们编这本书的目的，即在于此。

需要说明的是，方励之、刘宾雁、严家其、刘晓波、苏晓康、吾尔开希之流“精英”的真面目是暴露得比较充分了。但是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只要国际、国内还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土壤，在一定气候下，还必然会有形形色色的新的“精英”冒将出来，继续和我们进行较量。我们诚挚地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够从本书中揭露的“精英”们的反

动言行中得到启发，学会辨别真伪、善恶、是非的本领，在今后的日子里，更加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一切人和事，识破披着各种伪装的“精英”的真面目，当发生新的事变时，当这些人物登台表演时，能够看清他们的真实用心，不使他们的不轨图谋得逞。这才是我们编辑本书的更深层的意图。

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并不因1989年政治风波的平息而停止，它还在继续变换新的手法不断进行。只要资本主义还在世界上存在一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反“和平演变”和“和平演变”的斗争，就不可能止息。对此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将继续进行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是我们坚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道路多么曲折，不管还会发生今天还无法预料的什么反复，前途毕竟是光明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在激烈复杂的斗争中百炼成钢。我们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生活和战斗的，心底无私天地宽，任何困难都奈何不了我们。几个“精英”想扭转历史的车轮，想主宰中国人民的命运，无疑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只要我们认准方向、坚定信念，又能不断地清除自身的脓疮，就一定能战胜一切敌对势力的进攻，向着共产主义大同境界大步奋进。

1990年5月于北京

77588

目 录

前言

- 方励之张显扬之流早就提出要搞“动乱”.....(1)
谈方励之李淑娴操纵王丹搞动乱.....(5)
方先生不再“独立”.....(8)
方励之的真面目(10)
方先生为美国献的什么计(13)
方励之“彻底”到哪里去了?(16)
析方励之鼓吹的“西方民主”.....(18)
方励之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谬论.....(27)
刘宾雁反动面目的大暴露.....(37)
王若望其人其事.....(47)
揭开王若望“近卫军战士”的假面.....(57)
动乱“精英”严家其.....(66)
且看陈一涪的真面目(75)
陈一涪从幕后来到幕前.....(84)
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89)
苏绍智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面目的大暴露.....(100)
动乱记者戴晴.....(114)
老牌的动乱女“精英”戈扬.....(125)
评胡绩伟主编的《猛醒的时刻》.....(129)
刘晓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谬论.....(138)
苏晓康“大胆地”走向何方.....(150)

李淑娴有一颗什么样的“中国心”.....	(164)
吾尔开希在美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169)
大搞腐败的丑类.....	(173)
“高自联”部分头头贪污腐化.....	(175)
看“高自联”如何利用绝食学生搞政治讹诈.....	(178)
请看《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真面目.....	(184)
一个制造动乱的《沙龙》.....	(189)
有关北京暴乱前后的几件事.....	(195)
接受要求之后的动乱升级.....	(202)
叛逃“精英”在海外的表演.....	(206)
叛逃“精英”亡命录.....	(220)
上海动乱真相.....	(229)
《导报》导向何方?	(250)
赵紫阳同志的介入说和《河殇》的“新纪元”.....	(261)
评《私有制宣言》.....	(268)
“舌苔事件”备忘录.....	(282)
1988：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巴黎.....	(300)
北京动乱暴乱背景.....	(310)

方励之张显扬之流早就提出 要搞“动乱”

赵 前

《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发表以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赞同和拥护。然而，动乱的策划者们却气急败坏，大肆鼓噪，反对这篇社论，尤其拼命反对“动乱”这两个字。策划和制造动乱的人，为什么那样讳言“动乱”，怕说“动乱”，而又采用种种使动乱升级的手段，来反对“动乱”这两个字？

难道社论对于动乱的定性“委屈”了他们吗？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社论的论据是不是事实。

“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这些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

“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这些事实是能够随意否定的？

“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漫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切，言犹在耳，白纸黑字，谁又能说它们不是事实？

至于说到“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

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就更是几乎尽人皆知的事实了。而且应该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比这里所列举的，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既然这一切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那么，有什么理由不许《人民日报》社论依据这些事实，对动乱作出恰如其分的定性呢？

其实，首先提出“动乱”的并非《人民日报》社论。早在社论依据当时的事态指明问题的性质之前好久，就已经有人在酝酿动乱、并对“动乱”二字直言不讳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略举一些事实。

且不说那位大名鼎鼎的方励之，早在1986年就大声疾呼要人们对党和政府“捅一捅”，“动作动作”，在1987、1988连续两年屡屡鼓动要“用一些激烈的方式”“夺取”民主，今年1月份又扬言“必须行动”；让我们听听一位名叫张显扬的“精英”人物，在今年2月15日对后来成为“高自联”头头王丹讲的一番话吧。他说：“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现行的政治体制必须废除，中国人还要经历几次教训，诸如社会动乱等。”

很显然，张显扬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废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明白无误地提出是需要“动乱”的了。顺便说说，张显扬其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研究员。此人在1987年被查明在“文革”十年动乱中犯有“三种人”错误。被定为“三种人”而清除出党，是个搞动乱的老手了。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在当时就很成系统。而今，他在中国搞动乱之心仍不死，在这次动乱发生之前两个月，他就同北大学生王丹毫不含糊地提出“动乱”来了。

今年2月28日，另一位“精英”人物还同王丹有过一番交谈。交谈中，他们“一致认为，今年恐怕过不去，一定会乱”。乱者，动乱也。为了搞动乱，此人还对王丹说，他“认为现在应该出一些地下小报，宣传反对派思想，并强调应首先以人权为重。”在这里，连搞动乱的具体手段都已筹划出来。

到了今年4月20日前后，也就是这次学潮刚开始不久，方励之在接受香港某新闻单位记者的电话采访时，就讲得更加直露而肯定了。方励之得意地说：“中共若不与学生坦诚对话，那么形势就不容乐观，甚至会演变成为动乱。”4月21日，北京农业大学贴出一张小字报，文中引用了另一位著名“精英”金观涛的一个“论断”——“任何一个组织都要产生无组织力量，其使命是动荡和摧毁该组织的存在”，声称“中共今日正是一个即将溃灭之组织”，并且呼喊：“中国大乱之至。中共危亡在日。诸位拭目以待之。”4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三角地”出现了另一张小字报，标题本身就是《运动了！！！》，这不就是直接引用电影《芙蓉镇》结束时那位疯人在十年动乱之后呼唤“文革”的语言吗？所有这些煽动动乱的言词，都比《人民日报》“4.26”社论要早好些天。

事实就是这样。策划动乱的人早就提出“动乱”。但是，当《人民日报》社论实事求是地指出当时问题的性质是动乱的时候，揭了他们的底，他们就不答应了，就要鸣鼓而攻之了，就要借题发挥，给他们搞起的动乱火上浇油，使动乱更加升级了。

总之，这场由学潮演化而成的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正是在这伙策动者组织者的煽动、鼓噪下，一步步愈演愈烈的。比如，学潮开始时，方励之先生的妻子李淑娴就曾给“高自联”头头出主意说：“要到新华门静坐，必要时往里挤，只要警

察敢管，就是打人，这样才能唤起同学的同情心，特别是女同学。”于是，果然发生了两次冲击和多日围困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到这场动乱被平息的前夕，被外电捧为“学运领袖”的“高自联”头头柴玲，在天安门广场学生静坐现场还对美国广播公司记者说过这样一番话：“同学们不断问我，我们下一步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他们：下一步是流血。唯有血洗天安门，整个中国人民才能被唤醒。”听了柴玲的这一番话，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明明后来没有发生“血洗天安门”的事件，却中外呼应，一起造出了“血洗天安门”的弥天大谎来。原来，这是动乱和暴乱的策划者的需要。他们需要这样的东西，想努力造成这样的事实；造不成也不罢休，还要——也只能乞灵于谣言，而且是互相配合好了来造的大谎言。这就难怪乎柴玲这样的想法“不能告诉”广场上那些准备当牺牲品的同学，而只能事先透露给外国记者。

阴谋见不得阳光。制造动乱者怕人说他们搞动乱，怕的就是暴露了阴谋骗不了群众，搞不成更大的动乱。但是，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决定了他们必是要采取种种手段，促使动乱不断升级，直至发动反革命暴乱。图穷匕首见。当人们终于看清事情的真相时，这一伙阴谋家就再也没有什么号召力了。代价当然是沉痛的，但是给予人们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17日）

谈方励之李淑娴操纵王丹搞动乱

北大一学生的来信

北京日报编辑部：

我是一名大学生，昨天在电视中看了在崇文门被害烈士崔国政情况的报道，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回想近两个月来的事情，内心无限的愧疚。中国的群众太善良，中国的军人太善良，中国的绝大多数学生也太善良。为了不让善良的人们再做无谓的牺牲，经过痛苦的抉择，我决心将王丹的情况告诉你们，让大家别再“善良”下去了。

我原本不认识王丹，只听说他学习成绩很差，从国政系蹲班一年到了历史系。但他很有来头，每周三下午在校内“塞万提斯”像下办民主沙龙，已经坚持一年有余了，每期由方励之、李淑娴出题目，主要是介绍方励之等的观点，还请过美国大使洛德夫妇来演讲。小有名气。因此，很想结识他。可惜一直没有机会。4月18日凌晨，我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请愿时，才第一次和他直接接触。当时，我们从北大走到天安门，已经很累了，又在大会堂前坐了很长时间，队伍只有一百多人了，很想回校。他出面和另一个人劝大家坚持并两次出去打电话，回来后向大家传达李淑娴的意见。记得一次他说，传达李淑娴老师两点指示：一要坚持，现在李老师已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大字报号召声援，北大队伍马上就到。二是要求人大负责人接请愿书，通过合法手段实现目

的。当时对他的印象挺好，挺勇敢。随后，我就跟他接近起来。

随着和王丹的接近，逐步发现他并不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好。如：4月20日凌晨，我们冲击新华门时，他鼓励我们应该勇敢，可是警察一来他就跑了。当时，新华门前并没有人被打，可他偏让说是“血案”。说北师大郭向东是被警车轧死的。我告诉他，我亲眼所见没有血案，再说连郭向东的男朋友都证明是105路电车轧的，为什么还说谎呢？他说，这是动员群众的需要。他还说“你太傻冒了。”“为什么我们提为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时，李淑娴老师让把知识分子改为公民呢？这是斗争艺术。”4月26日，我们都已被人民日报社论惊呆了，王丹又急急忙忙从李淑娴老师那儿回来说，我们要改变斗争策略，动员群众和他们干。他急急忙忙参加会，会上订下了改变口号的决定。5月4日游行回校后，很多同学想复课了，王丹坚决不同意。他提出要于5月13日绝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时候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我心里对此很不满意。为什么要用洋人压国人呢？这样做是爱国吗？5月13日绝食开始后，社会名界都很同情学生。但我发现5月15日下午王丹陪一个领导来到广场时仍然十分精神。大声讲话，一点不疲倦。后来才听说他虽然在绝食声明上签了字，但因斗争需要还不断进餐，晚上也另有地方住宿。王丹的保镖说是在蓟门饭店包了单间。经我后来打听，此事确实。

随着事态的发展，王丹的地位逐步提高。我要见他十分不易。只有一次，难得的机会深谈了一阵。我问他怎么收场。他说不怕，只要闹到像方励之老师那样大的名气，他们就不敢动了。我问他最终目的是什么？他说最低目标让他们

承认“高自联”合法，给方励之平反，民间办报。最高目标是建立“多元政体”，实现“精英政治”。我问官倒还反不反？他说那是小事。随后就坐着包租的小汽车走了。

6月3日凌晨，部队还没来，王丹见势不好与另外三个人先从天安门广场溜了。他给了保镖每人一千元，然后乘一辆黑色牌照的轿车跑了。有同学看见他随身带了一个提包，装着数万元钱。

当然，虽然王丹算是个风云人物，但我还是觉得他只是个小角色。每次发言都是事先准备的。没准备时就显得语无伦次了。虽然他在香格里拉饭店专门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声明与方励之、李淑娴没关系，但我看还是关系很密切。也许是有人利用他，也许是利用了别人，都很难说。但在近两个月的事件中绝不是像人们想的那么简单。不幸的是，善良的人们总是把十分复杂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但愿善良的人们能从王丹的真面目中得到点启示。

请原谅由于环境的不允许，我暂不署名。

(原载1989年6月16日《北京日报》)

方先生不再“独立”

李京

方励之先生素来鼓吹知识分子要“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要有“独立的态度”。他为自己设计的也就是这样一种“独立人士”的形象。

如今，他终于放弃了她的所谓“独立”形象，带着老婆，跑到美国大使馆去求人“保护”了。

我们不知道，美国的新闻机构也没有报道，方先生是怎样进入美国大使馆的。或者是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打算逮捕方励之，因而他正常地进入了大使馆。如果是这样，“保护”云云就失去了根据。或者是方先生相当有一点特殊的本领。想当年，孟尝君过关，靠的是鸡鸣狗盗之徒。方先生靠的是什么，未见报道，我们也不好妄加评论。

不过谈到方先生的所谓“独立”，那倒真是“如真包换”的假货，这位先生的倾向从来鲜明得很：凡是中国的一切，都不好，都谴责；凡是美国的一切，都极好，都赞扬。中国的政府，在他看来，40年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当然是糟透了。出路呢？只有从外国“引进一个总理”来。中国的文化，让它“彻底湮没”，也“不要太介意”，反正可以“全盘西化”。他甚至发出过“中国要解散”的狂言。至于美国呢？无论它在国外怎样用杀人的手段侵犯别国的人权，无论它在国内怎样用武力和监禁镇压人民，都一概是好极了，是民主的花花世

界。这就是方先生的“独立”性。

如果说方先生没有在中国发现一点儿好的东西，那也有点冤枉他。今年年初，他就发现了中国的一个大大的好人。此人名叫魏京生，因为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被判了刑。方先生为了鼓吹对这个宝贝进行“大赦”，他着实花了相当的力气。同时，他也批评过一次美国。那是在今年的2月26日。这一天，他本来是打算去赴美国总统宴会的。颇为洋洋得意。在当天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他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文章，埋怨美国的政治活动家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权问题公开表示关注，“甚至使这个问题成为对外政策问题中的一个首要条件”，但是对中国，“只是嘴上说几句，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一句话，就是埋怨他的主子对中国的内政干涉得还不够。

方先生的这些表演，早就引起了许多正直的中国人的忧虑。今年2月2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就说，“挟外人以自重的行动会带来很多后遗症”。“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干预中国（包括海峡两岸）人权沿袭成风，如果海峡两岸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习惯于投靠美国，邀请美国在他们争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出拳撑腰，则美国的人权干预不但涉及国家主权的遭遇腐蚀，也蕴含了反对派人士受到美国或其它国家的外力控制的危险。”

事实不幸为《联合早报》的文章所言中，方先生已经公开走到外力控制之下去了。他还将怎样走呢？

（原载1989年6月12日《北京日报》）